

著名作家张北海一辈子生性潇洒，经历丰富，故事、朋友，多得数不清。在已出版的散文集《一瓢纽约》，以及散落在各媒体中的专栏里能窥视一二；武侠小说《侠隐》略带家族传奇，据说蓝青峰原型即张北海的父亲、国民政府天津市副市长张子奇，蓝兰则是他自己。但他迟迟未写过真正的个人传记。

近日，世纪文景推出著名作家张北海生前最后一部作品《早上四，晚上三》，这是张北海在八十高龄时回望人生的散文合集，抗战逃难、金门服役、拜师叶嘉莹、就职联合国……他的人生履历写满了传奇，也映射出近百年来海峡两岸的风云变幻和大时代中丰富生动的微小细节。

最后的老嬉皮 一生侠梦

《早上四，晚上三》张北海回望人生

大时代里的小故事

张北海性情率真可爱，被称作“最后的老嬉皮”。“人生就是这样，相聚一场，欢欢乐乐，然后曲终人散。”2022年8月17日，张北海在纽约逝世。

什么动物早上四，晚上三？谜底就是“人”。张北海在自序中欣然表明，这本书的故事就是他的“早上四，晚上三”，书名即取于此，从出生到晚年之意。张北海本名张文艺，他在简介中潇洒地描述自己“生于北京，长在台北，工读洛杉矶，任职联合国，退隐纽约，著作随缘。”

上世纪九十年代退休，他笔端的世界由纽约转向北京，由海外转向三十年代的中国，长篇小说《侠隐》因被改编为电影《邪不压正》风靡一时，张北海在书中追忆老北京的风俗人情、街巷美食，透露出骨子里的中国侠气。《侠隐》之后，张北海在八十高龄开始自述人生故事，回望儿时、少年、青年的多段经历，写成《早上四，晚上三》。

张北海从童年经历《去后方》写起，抗战时期因父亲不愿向日本人投降，母亲不得已带着几个孩子从天津向后方撤离，跨过黄河，抵达西安，最后一家人在重庆团聚，途中吃的东西、走的路线、为养家糊口奔波的升斗小民，在孩子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及至赴台，家教严格，少年桀骜不驯，被父亲赶出家门；目睹上世纪50年代台湾社会的光怪陆离与躁动不安，作为预备役军官到金门服役；其后成为联合国环境署工作人员，在肯尼亚遭遇一场戏剧化的骗局，在巴基斯坦与危险擦身而过；暮年重回山西老家，探寻故里人情。这是作者对自己一生的回望和总结，包含了生动的生命体验。

这些文章延续了张北海一贯的行文风格，平铺直叙，简洁平静，含有洞明世事的豁达与幽默，儿时的颠沛流离、初恋的刻骨铭心、大时代中的困惑与观察、世界各地的匆匆见闻、人生的遗憾与懊悔静静流露笔端。“武士刀、德州烧鸡、骡车、大叔、农户、布料、流匪、龟驮碑、羊肉泡馍、煎柿饼、镖局、票号……沉埋脑海深处的一个个点状的印象，就像一沓老黑白照片。”文笔克制、通透、深藏不露，诠释了张文艺何以成为张北海。

“八卦”里的百年烟云

《早上四，晚上三》从独特的个人视角描绘了张北海本人的传奇经历，同时也折射出近一个世纪以来的风云变迁，从



张北海。

非虚构角度为二十世纪的历史增加了丰富的微观注脚，其中涉及的轶闻趣事，串联起别具样貌的历史记录和时代细节。

抗战时期，张北海曾在重庆看过吴祖光写的剧《风雪夜归人》，后来两个人在纽约重逢，张北海记述了自己回访时见到新凤霞的场景。

张北海在台湾时有一辆自行车，英国的蓝宁牌，是他二哥的朋友送他的，在上世纪50年代的台湾十分拉风，但这辆自行车后来被黑帮老大蔡冠伦“绑架”，本来值800元，花了2400元去赎回来。若干年后，蔡冠伦成为台湾黑帮大佬，儿子娶了大导演侯孝贤的女儿。

张北海在山西老家的祖宅抗战时期成为“晋察冀军区”司令部，聂荣臻在此居住，后来在此设立了“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旧址”纪念馆。

张北海的写作不拘泥于派别，融合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市井与江湖，兴之所至，举重若轻，具有返璞归真的超然魅力。他以举重若轻的笔力勾勒浮浮沉沉的世相，文字透视出从抗日战争到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在时间的距离之下，时代和历史的剧烈变动都渐渐远去，只有一个可爱智趣的老人，在一生的侠梦里，娓娓诉说着大时代难忘的细节与温度。

▶▶▶新书速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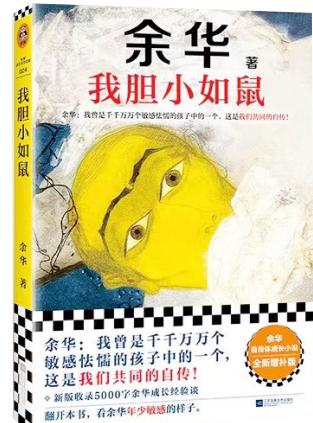
《我胆小如鼠》

本书收录余华创作的《我胆小如鼠》《夏季台风》《四月三日事件》《一个地主的死》四篇中篇小说。

余华说：“一个人成长的经历会决定其一生的方向。”过往的成长经历不仅影响着他的生活，也成为他强大的创作力源泉。《我胆小如鼠》曾以《我的故事》为名发表，是余华对自己少年时代的回顾和演绎。余华也曾是一个天生敏感、胆小寡言的少年，在考学、择业等阶段默默地承受着成长所带来的苦涩和无奈，用好奇的眼光和敏锐的感知力，打探并理解这个世界。在《夏季台风》《四月三日事件》等作品中，余华进一步将自己对成长的感受和理解融入故事，用亲身经历鼓舞着当下年轻人：

我也曾是千千万万个敏感怯懦的孩子中的一个，这可能正是我不断成长的原因。

作为新版，本书收录余华特别增订的5000字成长经验访谈。



余华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4年7月出版

《病非如此》

“2018年7月，母亲确诊阿尔茨海默病初期，而我被查出淋巴癌。母女各自遭逢生命剧变，家庭也作为共同体承托着照护重担。”如何接住下坠中的脆弱之人？如何重构身心、自我与关系？治疗与康复的“过渡仪式”是一段往复旅程，其间既有毁灭、疼痛与绝望，也有重建、愈合与新生。

《我的凉山兄弟》作者、知名人类学家刘绍华与母亲接连确诊癌症与阿尔茨海默病，她以学者与病人的双重身份，记录了母女这段生命旅程。在患病与照护中，重构身心、自我与关系，领悟活在当下与示弱的美德。

书中每章以小说笔法开头，描述母亲“小美”与女儿“小华”的日常故事，也是二人的生命史。母亲因失忆闹出的乌龙、亲友因食物串起的联结、“我”在康复途中习得的身体技艺……超越自身苦痛与自我叙事的局限，追忆后辈对上一代人生命历程的体认，召唤读者共情共感。



刘绍华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4年7月出版

《文学三篇》

本书是一部基于政治哲学视角的文学评论集，学者洪涛选取了三部世界文学名著作为切入点来讨论现当代政治哲学问题。他认为小说伴随着现代而诞生，记载了现代个体的希望、恐惧、苦难和伟业。透过小说这扇窗户，对现代之本质及其所面临的问题能有深入的了解。

《格列佛游记》问世于现代国家诞生之初，是一部革命后文学；卡夫卡小说含义隽永，是对现代国家另一重要特征——官僚统治的揭示；奥威尔小说是一部政治“预言”，是对如何化人为物、“机器”组装完整流程的“见证”，进入21世纪，人们或许会愈发认识到这部作品的现实意义。

作者为本书新撰写了一篇九万余字的代前言《小说与个体》，提出以想象作为克服个体的彼此殊异性的新途径，以抵抗技术主义对人性的吞噬，产生一个“同情”“共情”，甚至“友爱”的世界。



洪涛 著
上海三联书店
2024年6月出版